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Ngũgĩ wa Thiong'o

SECRET LIVES, AND OTHER STORIES

隐 居

[肯尼亚] 恩古吉·瓦·提安哥 著 李坤若楠 郦青 译

非
外
借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Ngũgĩ wa Thiong'o

SECRET LIVES, AND OTHER STORIES

隐 居

[肯尼亚] 恩古吉·瓦·提安哥 著 李坤若楠 郦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4492

SECRET LIVES AND OTHER STORIES

by NGUGI WA THIONG'O

Copyright © 1975 BY NGUGI WA THIONG'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and WATKINS/LOOMIS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居/(肯尼亚)恩古吉·瓦·提安哥著;李坤若
楠,郇青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短经典)

ISBN 978-7-02-013236-2

I. ①隐… II. ①恩… ②李… ③郇…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肯尼亚-现代 IV. ①I4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4671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甘 慧 潘丽萍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9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36-2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尼昂布拉和万吉库

前 言

1960年的某一天，我在马凯雷雷大学的大厅外见到了乔纳森·卡里亚拉先生，在冲动的驱使下我拦住了他，我告诉他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不知他是否愿意看一看。卡里亚拉当时正在读英语专业的最后一年，他经常参加《笔端》的活动。《笔端》是马凯雷雷山上原创文学中心办的杂志。我对他撒了谎。我当时读大学二年级，故事还只是我脑海里的一个构思。由于我在冲动之下撒了谎，所以现在必须把故事写出来。这个故事就是后面的《无花果树》（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穆古莫》）。卡里亚拉读完这个故事很激动，问我是否读过D.H. 劳伦斯的作品。这对我来说很难忘也很受鼓舞。这就是我三年创作的开端。在这三年里，我写了《回家》《旱灾中的“疯”女人》《乡村神父》《牺牲者》《暗中相会》《大雨滂沱》，还有《黑鸟》和《瓦本兹人》的第一部手稿，另外还有两部小说和一部戏剧。1964年，我创作短篇小说的灵感已经枯竭。我曾经尝试写一些我与英格兰的故事，但失败了。约克郡的荒野、勃朗特姐妹的乡村、苏格兰的高地，特别是因弗内斯黄色的金雀花和银色的桦树，一切都是那么赏心悦目，但它们让我真实地生活在东非大裂谷旁利穆鲁镇的美景中。这是兼有美好与恐惧的回忆。于是我创作了《一粒麦种》。

1971年，我结束在伊利诺伊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为期一年的关于非洲文学的轮替教学，之后返回肯尼亚。我看到的是人们疲惫迷茫的表情：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借酒消愁，他们想要摆脱昨日的记忆以及明天的希望与恐惧。我去过利穆鲁的很多酒吧，我在那儿喝酒、唱歌、跳舞，试着不去看也不去想。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个有趣的段子。一个酒吧女招待因偷窃而被捕，而她偷的是她一夜情的对象，一个老商人。讲这个段子的朋友一直在谴责这个卑鄙又业余的小偷。但我好奇的是这个女孩居然又回到了那家酒吧，一整天都在炫耀她的财富和幸福。这就是三个故事的开头（《瞬间的荣耀》《十字架下的婚礼》和《梅赛德斯的葬礼》），这三个故事本是《隐居》系列的第一部分。我同时也开始了一部小说的创作：我怎么才能不看、不听、不想呢？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本短篇小说集中收录的故事就是我过去十二年的创作型自传，也是我在这十二年中的感受。我的文字是认识自我以及在社会、历史中所处地位的一次尝试。我在写作时回忆起种种往事：在父亲家争吵的夜晚；母亲为了孩子们的温饱和教育在田间操劳；我的大哥华莱士·姆万吉，在殖民地警察的枪林弹雨中躲进森林；他从森林发给我的消息鼓舞我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继续接受教育；我的堂兄吉奇尼·瓦·恩古吉，刚刚从绞刑架上逃脱，只因为被抓到随身携带了一些子弹；叔叔们和其他的村民们因为宣誓而被杀害；肯尼亚百姓在反抗英帝国主义和其恐怖暴行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我还记得有些亲戚和村民替白人拿枪，最后变成了他们的帮凶。我记得恐惧、背叛、瑞秋的眼泪、绝望与爱的瞬间以及令人崩溃的亲情，我试图通过写作来找

到这一切的意义。

在写作这条路上，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卡里亚拉、乔·姆提噶、G. G. 库鲁玛、卡里艾涅·约哈纳、伊迈·伊基代、皮特·那扎莱斯、休·丁威迪、钦努阿·阿契贝，还有很多来自利姆鲁的人。肯尼亚众多素未谋面的男女老少的来信鼓舞、感动了我。我在内罗毕大学完成了非洲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授课工作，并从中汲取了快乐、信念和希望。塔班·罗·利咏、奥克特·彼泰克、艾达·噶秋奇亚、克里斯·万加拉、巴杜尔·泰加尼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有文学庆典。当然还要感谢《布萨拉》、学生们的写作工作坊、戏剧社团和出现在肯尼亚文学领域的令人激动的新名字，例如：基贝拉、卡西噶、查尔斯·曼古阿、姆万吉·鲁海尼、贾里德·安吉拉。

此外还有美丽的尼昂布拉，我从她那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击退了长久以来的绝望和自疑，从而能够庆祝片刻的荣耀。正是因为这一切，才有了《隐居》。

恩古吉·瓦·提安哥

声 明

很多故事已经在不同的报刊上刊登过了，包括《笔端》《肯尼亚新闻周刊》《变迁》《新非洲》《发现》《储藏》《百姓》，以及一些俄语和德语的期刊。还有一些故事发表在众多选集中。《大雨滂沱》《瞬间的荣耀》《十字架前的婚礼》《梅赛德斯的葬礼》《黑鸟》是首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瓦本兹人》和《再见，非洲》是首次发表。

目 录

001	前 言
001	声 明
001	第一部 关于母亲和孩子
003	穆古莫
010	大雨滂沱
016	旱灾中的“疯”女人
023	第二部 斗争者与牺牲者
025	乡村神父
032	黑 鸟
043	牺牲者
054	回 家
061	暗中相会
079	再见，非洲
089	第三部 隐 居
091	瞬间的荣耀
107	十字架前的婚礼
124	梅赛德斯的葬礼
150	瓦本兹人

第一部
关于母亲和孩子

穆古莫

穆卡米站在门口，慢慢转过头，用悲伤的眼神望着灶台。她犹豫了一下。灶台里的那团火和旁边的凳子都在召唤她。不，她已经下定决心。她必须离开。她抓起一件光滑油亮的上衣，从剃光的头上套上去，落到她年轻瘦弱的肩膀上，随后她便踏入了孤独野蛮的黑夜之中。

万籁俱寂，空气中弥漫着魔法的气息。她感到恐惧。无尽的黑暗包围着她——茫然、冷酷，令她惊恐。她快速穿过熟悉的院子，不敢发出丁点声响。这个院子、属于她的阿依鲁的四间小屋以及她男人的和她自己的屋子似乎都联合起来，默默地谴责着她的行为。

“你正在远离你的男人。快回来！”它们无声的挽留中充满了怜悯的蔑视。她大胆坚定地穿过院子，顺着小路来到了左门。她慢慢打开门再关上。穆卡米站在门口，这一刻她意识到一旦关上这扇门，就意味着她不再是完整的穆卡米。她心情沉重，转身离开了本应属于她的地方，眼泪险些夺眶而出。

但是她应该去哪儿？她不知道，也不在乎。她想要做的就是逃离。离开。离开，去任何地方——不论是马赛高原还是乌卡姆巴尼。她想要远离灶台，远离院子，远离小屋和那里的人，远离

任何一个能够让她想起穆荷罗伊尼山脉和那儿的居民的事物。她要离开，并且永远也不会回来找他，她的丈夫——不！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想要她命的男人，一个试图碾压她灵魂的男人。他再也不是她的丈夫了。她曾经是多么崇拜他，现在却如此憎恨他。

她脑子里满满都是这个男人。她年纪轻轻就嫁给他：穆索加，她的丈夫，白手起家，有四个妻子，却因虐待妻子而臭名昭著；她父亲很不情愿把女儿交给这个男人，但顽固的她却不听父亲的劝导。因为穆索加在她身上施了魔咒。她需要这个男人，渴望成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中的一员。确实，在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男人——他的步态、他的舞姿、他充满磁性的声音，还有他健美的身躯都吸引着她。他是如此富有神秘色彩和男性魅力。求婚仪式简短而奇特。她仍然记得当时自己那颗悸动的心、他迷人的笑容，还有她接过一串牡蛎壳作为婚姻信物时的犹豫不决。随后便是开怀畅饮和赠送彩礼。

但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少曾经被她拒绝过的年轻勇士用充满蔑视和愤恨的眼神看着她。“哎！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就要成为一个老男人的牺牲品了。”很多人坚信并相互耳语，说她肯定是被施了魔法。的确是这样：她的整颗心都已经属于这个男人了。

让她记忆犹新并深受感动的是她被几个人带到这个男人的屋子的那天，那是一间专门为她新建的小屋。当时她正准备去田里，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三个男人，他们向她走来。然后她知道，他们是为她而来。她应该早就知道，并为这一切做好准备。

这一天就是她的婚礼。那几个男人粗鲁地把她放倒在地。起初她真被吓坏了。她被三个男人扛在肩上，她拼命挣扎，想从男人们有力而又温柔的手中逃脱。而那些男人！男人！他们完全无视她疯狂的挣扎。其中一个男人无意中扭头对另一个人说“让她安静一会儿”，这个男人的脸碰到了她。这一碰让她愣住了，她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非常愉悦的奇怪的感觉。她停止了反抗，这才注意到她被男人扛在肩上，他们用柔软的粟米种子一样的手指轻抚着她的脚和身体。她感到很惬意，但突然又意识到她的渴望会一路持续到她丈夫家里，持续整整一周。

前三个月，她集那个男人的万千宠爱于一身，年纪轻轻就成了其他妻子嫉妒和憎恶的对象。她们很快与她对立起来。哎，这就是女人。这个男人的爱，她们享受了多年，却为何不能让这个女人享受呢？穆卡米仍然记得大老婆因为拒绝借给她火而被男人打的事。这件事终止了言行之战，转变成了无声的反抗。穆卡米必须坚强地面对她们。她不介意她们用傲慢和疏远来博取村子里的同情。她为什么要在意呢？她的梦想、渴望、生活等一切不都在这个男人身上实现了吗？

六个月过去了，九个月过去了，她所知的世界开始改变了。只因为她没能生出孩子。

一个塞塔！一个不能生的女人！

没有孩子来稳定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孩子来宠爱、拥抱和责骂！

没有孩子来延续自己男人祖先的灵魂

和自己父亲的血脉。

她失败了，她心里很清楚。其他人也知道了。她们耳语着，笑着。她们那傲慢和骄傲的冷笑将她刺穿！但她无所畏惧。让她们去当所谓的胜利者吧。至少她还有她的丈夫。

但接下来，男人毫无征兆地彻底改变了。他不再见她，不再去她的小屋。她心生怨恨，四处寻他。她的心为他流血，却找不到他。穆索加，一个战士、农民、舞者，他那被她暂时遏制的沉重心情再次显露，甚至开始殴打她。他发现她与大老婆吵架，于是他积蓄已久的愤怒、不满和沮丧在殴打她的时候都得到了释放。这些毒打，周围的人只是旁观，却从来不出手相助！但这只是一切折磨和苦难的开始，她甚至在某天早晨差点被打死。那天早晨他把她叫去，没有任何警告或解释便开始了毒打，还把她留在原地等死。她并没有惨叫，她已经接受了这一切。她躺在地上想，这就是结局了，她突然悟到，别人或许因为她也曾受此虐待。没错！她甚至看到她们一边被打一边哭喊着求饶。但她毅然拒绝让殴打和恐惧控制她的意志。她必须征服它们；并很快做出决定，这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她也不能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地方去面对爱她的老父亲。她不能忍受这种耻辱。

伴随着寒冷的夜风，她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一直压抑着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道路蜿蜒，她穿过树丛，下到山谷，走过荆棘和灌木的迷宫。涓涓的溪流和静立的树木是在同情她的遭遇，还是在对她的行为进行无声的谴责？

她顺流而下，在水位最低处，踩着两三块石头跨到了河的另一

一边。她依旧愤恨，以至于没注意到自己危险的处境。这不就是抛尸的地方吗？死者的灵魂徘徊在山谷之中，依附于树木，不断骚扰来此地的陌生人和闯入者。她恨这个世界，恨她的丈夫，但更恨自己。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这是不是因为她自私地独占一个男人的灵魂而付出的代价？但为了那个男人，她也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想到这儿，夹杂着痛苦的泪水再次流了下来。

哦，亡者之灵，来带走我吧！

哦，穆隆古、吉库尤和穆比之神，

是谁高居基里尼亚加，但又无处不在，

你为何不让我从痛苦中解脱？

大地母亲啊，你为何不把我吞噬，

就像你吞噬古姆巴一样——让我消失在幽冥之下？

她呼唤亡灵将她带走，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突然，就像回应她的祈祷一样，她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悲鸣声，可怜却真实。风越吹越猛，最后一颗陪伴她的繁星也消失在夜空中。昏暗的森林里只有她孤身一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冰冷触碰了她。她吓了一跳，这个就算被毒打也不曾吭声的女子，此时惊恐地尖叫起来。整个森林回荡着她的叫声。赤裸裸的恐惧占据了她的全身；她浑身颤抖着。她意识到并非只有她自己，还有成千上万只眼睛沿着溪水不停地眨着，无数只无形的手将她前后推着。眼前的一切让她意识到自己身处亡者之地，只身一人远离家门，

她打起了冷战。她什么都感觉不到，无法思考，欲哭无泪。这就是命运——是穆隆古的意志。她的体力渐渐耗尽，身体一点点瘫软在地上。这里就是结局，就是她梦想和欲望的顶点。但极具讽刺的是，她并不想死。她只想开始一种新生活——一种既有回报又有付出的生活。

她的悲剧并未结束。她躺在地上，远处猫头鹰和鬣狗在号叫，风越吹越猛，悲鸣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这时开始下起了雨。大地好似要在她的身下裂开一样。

这时，透过电闪雷鸣，她窥见远处有一棵树——那是一棵参天大树，周围的灌木丛都在向这棵树虔诚地鞠躬。于是她知道；她知道，这棵树就是神圣的穆古莫——全知全觉的穆古莫的圣坛。她心想：“终于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她不顾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和游荡的鬼魂，朝那棵树跑去。这一刻，她的丈夫和穆贺罗尼山脊的村民都已显得毫无意义。她跑过满是荆棘的灌木丛，撞到树后跌倒又爬起来，此时她的内心如释重负。她不再虚弱，不再焦虑。她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那棵大树。这是关乎生死的事情——为生命而战斗。在神圣的穆古莫下面，她能得到庇护和平静。在那里，穆卡米能见到她的上帝穆隆古，他们部族的神。所以尽管身体虚弱，她仍然一路狂奔。她能感觉到子宫在燃烧。现在她已经离避难所很近了，那至高的圣坛，那救赎之地。所以她拼命奔向圣坛，不，她不是在跑，而是在飞；至少她的灵魂已经飞了起来。因为她感觉身体轻如羽毛。最终她到了那里，上气不接下气。

雨继续下着，但她听不到。她躺在神树的庇护里安静地睡着